





嘉慶己卯刊

棲霞小誌

江寧友恭堂藏板

前明盛時泰著棲霞小誌一書
同里焦竑所刊者也時泰字仲
文有文采落拓不偶故自放於
山巖水涯馳騁筆墨以自淡其
無聊不平之思是書尤其遜也
攝山擅名蓋盛於齊梁間騷人



逸士棲遲咏歌及英王鉅公張
皇好事之所為者是書亦未嘗
悉具然耳目足履之所及爬羅
剔抉靡函不臻余嘗至山中信
宿在地寺宇興廢不存如仰
交所言其題識亦稍晦矣旌奪

蘿扞壁追昔人之踐履悵然者
久之則是書之存非獨見古迹
變遷不係乎世之遠近亦以書
仲文之落之亦不可不自得其意
兩日與緇流本意從裊茲山中
為可也茲刊是書板已上陽

湖孫觀彙星衍嘗終余曰此
金陵故實也盍重刊之爰書是
以志其歲月云爾嘉慶己丑
平月江寧夢六居士甘福書於

津逮樓



栖霞小誌

秣陵盛時泰著

淨業堂

堂在退居之右乃前住山興善構以處僧高峯
者峯旣去僧大覺與衆煉魔其中後覺自往天
開巖結茅爲菴而堂遂無人又後乃有講經僧
貞節者來節因而拓大之不久亦棄去今僧明
通者領衆以居堂後有浴室前爲軒兩傍各有
廊廡門外臨小澗澗上有橋橋邊古樹鬱葱藤

繞其上春深開花落英滿地散如紫貝最可游
衍自此曲折可達山顛皆近時諸禪僧所創構
乃往歲未有者蓋寺雖古刹數十年來住人稀
少至者惟在東峰視此皆樹林豺虎故雖勝處
亦湮沒無聞自法會與興善二公來協力興起
僧徒始盛此亦山之一大遭遇也節有石偈在
壁上意以此爲十方禪院人皆可居不欲其後
人獨有之

般若菴

僧慧光遊自新安至栖霞愛白鹿泉之勝結茅
而處鄉人吳一恭蹤跡之以貲與光光請於興
善乃即舊般若臺遺址構一堂以居光素與十
岳山人王寅交寅來宿因倡衆復爲大之後築
石臺筭四十二章金剛遺教三經汪少司馬道
昆爲作記名般若而菴之稱亦因之菴外鑿地
得泉其吐如珍珠號珍珠泉人多汲之上覆以
亭吳一恭自有記刻於石菴內有邢侍講及今
大司馬姚江翁公所立扁

可容菴

由般若菴下出珍珠泉緣石磴而上可至觀音菴而磴傍松篁中有小菴曰可容者乃僧行簡所建也簡幼出家鷄鳴後爲靈谷住持能仁右覺義老乃來隱於此雖曾視寺之篆而貧苦自勵在菴中日惟誦經持呪信心淳篤故人皆以可容菴主稱之

文殊菴

在可容菴之左門外有逕可下至古佛菴上達法華菴以陟山之顛徑皆因山勢曲折而成內種蔬外植桃編而爲籬松栗雜樹離立於上春暮夏初則紅英綠蔭錯滿左右遊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於山者不能久宿則車馬之迹交於石路望山問名指點歎惜身欲留而心已先還矣又惡能上下於茲耶

綠蘿菴

菴在可容文殊之上觀音之下今僧無學名法通者居之其地雖小然屋宇亦潔通習經教知

書史茅簷蓆壁杞叢藥徑脩脩可意有吳人所書菩提岩三字故人又以菩提岩稱之治土得泉可資以飲出林而望鄰菴之三壇石實在眉睫修松參差錯落道路壁上有聯云小洞穿斜竹重岩夾細莎者若足稱實景也

觀音菴

菴之地號虎穴巖大石林立色如蒼鐵始未有來居者講師貞節乃誅茅爲大士殿曰圓通精舍傍有禪室左爲華嚴樓羣僧日夕諷經於上四方來齋施者絡繹道路節能誦經善紀綱屋宇隨所至俱稱宏敞而獨此菴號圓通以始構時今少宗伯秋溟殷公邁使人持滁州石刻大士像來故也菴前後多蒔以松栢壘石爲垣治地作圃種蔬植竹衆務並興日夜不息羣而處者不下千指蓋攝山自法會興善經理之後惟此爲最盛矣

普濟菴

菴在觀音左其僧喜峰者金壇人也因以金壇

菴呼之然其實名普濟也喜善持呪日夕躬自
施食募衆建三壇石於菴門外層基累石工力
精緻未畢而歿今雖未及完美然實利生盛事
後人定有繼成之者始予萬曆甲戌由北學改
南居鷄鳴山寺者四越月號所居之室曰龜湖
雪舫每上下石徑歎其規制之妙欲爲作一記
未果寺有石臺乃洪武中西方僧施食者寺之
僧猶能言其槩每以牛羊諸食物置盤中番僧
羣坐呪之則悉化爲水夜中以飯施鬼則鬼爭
來食然臺之前必以橋今橋與門雖湮而故蹟
宛然喜之臺在曠野中其前亦即平地爲橋者
意亦猶此蓋喜欲建時尋問其制於鷄鳴山故
與予所見聞者相合然人知者鮮矣

大覺菴

僧慧能先在栖霞禪堂供衆後退入西峰即幽
居菴故址葺茅而處久之又移於天開巖之上
始有瓦屋左爲庖厨右爲禪室最後乃有都人
卜鏗劉應麟者出貲以構客堂寢室地勢爽塏

規制雅潔號大覺菴菴之外爲石橋橋左右上下多種桃春時花滿崖谷載酒而遊者如入武陵也能素勤力苦行師徒共席一僧年七十餘終日趺坐間以食時與人一二言然不言時恒多冬褐夏葛鶉結而服之人咸歎其能觀心蓋亦晏默者

汚西凹

天開巖俗名汚西凹舊有沈傳師祖無擇王雱題名歲久失其所在乃妄以中峰之巨石當之號於人曰此天開巖也而人亦信謂巖在此矣近歲住持興善與禪僧法會偶使人掘土得字隱隱有若天開巖三大書者今時樵徑本昔日佳處而疏鑿之下諸刻畢露始稍稍有人來遊矣僧大覺結茅以居久而漸成屋宇今遂鬱然於西嶺之下修途種樹開畦引流遊者自此登顛蓋不知陟降之勞矣

醒石

醒石二字不知何人所題橫書大可四五寸布

置參差不甚方整蓋因石勢凸凹使然也下即
張稚圭題名處稚圭題名見誌與沈傳師徐鉉
徐錯祖無擇王雱並稱今祖題予既獲見而又
得張公此書其所恨未見者獨沈與王爾然張
之字云張稚圭稱遊治平丁未來意稚遊乃其
弟歟誌亦未之及也此猶祖無擇題名中有徐
太寧清一者皆因二公而附見者也傍又云治
平二年四月黃君祥劉昱遊白雲菴謹題陳良
肱偕菴主渺禪師遊治平丁未十月十日稍上
又直書碧蘚亭三字傍云治平丁未孟夏己酉
仲基記丁未十月曲轅子遊予意碧蘚亭三字
必仲基所書獨不知仲基何姓及尋其上又有
字云治平丙午季秋十又一日遊此菴記王仲
基同河南富子澄至是仲基者乃王姓亦好遊
士也

迎賢石

迎賢石三字在天開巖後大可二三寸下書云
癸卯仲冬伯奇獨來山僧言舊有路可上此石

當路之旋折處故號迎賢又以此石正與中峰之顛相對若迎之者然故稱迎賢二者皆不可辨矣而獨不知伯奇爲何人今年萬歷戊寅三月二十二日同沈君聘與僧慧能法通上天開巖捫蘿得祖無擇題名甚喜而又於其傍得字云會稽錢伯奇凌晨來遊和上人繼至宣和癸未十月望日乃知伯奇者錢姓也

石房

石房二字在迎賢石之傍無他名姓可考石之下近亦多土不知當時所以題之之意然有仄路可上度一橫石坎即至懸壁下題唐公崑三字上有祖無擇所題名祖字久無知者自予與僧捫蘿剔蘚手摸水拭以意讀之而後得始祖擇之與王元澤俱同時其來遊歲年想不甚遠今祖刻既幸無恙而雩之名獨不見於石不知何也若沈傳師之名則其去二公尚在前幾百年風雨剝落尤爲難覓何時山靈出示使吾輩游者得一見之若親覩唐賢風度耶

唐公巖

唐公崑三字在祖無擇題名石之下其四傍最盛鐫刻然不可辨者多間稍有可讀者如云胡亞來別白雲老又云宣和乙未秋八月趙士駒邵搏與惠師同遊又云張陵蘇稅專訪居士然公五月六日又云張耘老己亥六月六日來遊又云趙伯晟沈植釋某人同遊淳熙庚子九月二日諸刻其下一石又云韓晞道德猷洪叔介全來以上諸題名辭痕模糊用水墨拭之然後見皆予與僧躬歷尋之其叔介二字回旋至十餘然後得其筆意伯晟即上元令今千佛巖石柱上有詩崑之上又得字云韓宗厚段與京同道徵闕來遊熙闕甲寅九月中旬後又有秋光二字不知何謂也傍又題彥淵彥樞闕持國宣和元年四月諸字吁古稱石有時而泐昔人書時豈期今之泯滅若斯耶然予與二僧亦迂矣

天開巖

西嶺上下遠望若無路者近即之則亂石縱橫
中一大壁上書天開巖三字在石之傍中開一
路而上即其地詳其題名之意真有巨靈擘山
之勢不知爲誰人所書也久爲土所壅近時僧
慧能始出之按誌但言天開巖有沈傳師徐鉉
徐鍇祖無擇張稚圭王雱諸題名而近人以千
佛巖之上巨石當之不知巖本在西峰又不知
諸題名不同在一處也慧能雖開地得巖亦不
知其上下多題名題名者皆唐宋名賢自昨予
與沈君聘及山僧法通同能躡顛尋之乃得字
云祖無擇擇之徐太寧清一同遊憩此巖慶歷
乙酉三月十三日題傍又云魏中庸道常男思
文崔程君某同至皇祐己丑九月十八日又云
新定方楷歛郡國宗顏辛卯望日同遊又云魏
中庸謁白雲老又云江陵蘇松辛卯二月六日
來其他漫滅者多予不能詳雖二僧亦倦尋矣

法華菴

出天開巖小石橋由側逕而上折而下有茅菴

馬不甚廣也其始爲雲谷師之孫曰遍空者所
葺既棄之而去今方僧一人居之日晚諷法華
於內編蘆爲門樹柳爲柱傍有土坎可飲多散
植桃李迴望天開巖及攝山之顛雲氣常滿人
目僧自言欲禮天下四山已經五臺蒲陀矣而
尚未至峨嵋鷄足隨緣至此將爲重整之成以
法華爲名故今人稱爲古巖而因名其菴曰法
華

凌虛室

凌虛室在攝山上將及於顛矣而猶未至此則
下視佛宇上仰神祠一睇而江山盡矚矣乃上
元令莆田林公大黼以貲命今住持清栢所建
者其前爲太虛亭是兵曹浙人應方山所書扁
栢每以寺始於明徵君及度禪師今徵君墓在
山中者旣不可考寺僧又不知以禪師爲開山
祖予意當建一祠以祀徵君及禪師而無其地
若得卽此以拓之則山中勝迹益彰著矣然不
知在何日也予謂栢曰師此舉甚佳昨遊般若

菴見臺邊懸二像乃徽人寫以貽僧慧光者一
爲禪師一爲居士夫以方僧暫來居此猶知有
此公爲山主獨可後耶栢笑而應之曰予當顯
力爲之行卽請公爲記矣

攝山神祠

攝山顛舊有廟號江乘不知所祀者何神土人
相傳以爲靳尚事在度法師神僧傳又以爲明
徵君子仲璋者然仲璋爲臨沂令非江乘也今
山下有地號江乘營則稱爲江乘廟者疑是也
廟制甚隘嘉靖中善僧旣來住持茲山忽一日
病中感夢乃新之後爲人火復又募人再新蓋
至於三搆而後成以山可四望闢四門各祀以
一神而碧霞元君則南向焉以其始於夢也自
是祈禱者不絕於道而西嶺重開新路行者遂
如坦途矣

試茶亭白乳泉

自白雲菴而上數十步有石壁大篆書六字曰
試茶亭白乳泉今雖剝落然猶隱隱可見予與

山僧捫蘿而視謂此書當不讓滁州瑯邪山中
醉翁亭三篆字也嘉靖丙寅予與黎職方遊時
曾搨以歸而此六字近在家鄉乃不可得何耶
予又謂僧曰此字傳爲唐人所書雖不可考意
當時必因泉然後植茶因茶然後樹亭今茶雖
間生石上而地之上下絕無泉可以當白乳之
稱者意乃所稱白鹿即白乳泉耶而山中原無
所謂白鹿白鹿之稱乃俗子附會之說爾今旣
改白乳爲白鹿又即其次而大之蓄魚其中以
資目玩則試茶之事遂廢山中即有新茶僧又
樵而爲薪矣則茲茶也茲泉也何其不幸之甚
耶往年僧福懋在山時與文德承名伯仁者俱
吳人解茗事結社而居自采茶炙之汲泉以試
是事在嘉靖乙卯丙辰間時平湖陸光祖爲祠
祭寶應朱曰藩爲主客華亭何良傅爲儀制其
兄良俊爲孔目與予輩數人實爲詩倡和之其
後稀矣

無礙菴

出白鹿菴不數十武度小石橋躡級而上松篁
菜畦中有泉一坎坎畔茅屋一內住老僧一童
子人不知其名自號無礙人因以無礙稱之閉
門諷誦經時不出然燈焚香掘蘭摘花以作佛
事客至煮笋啖之粲然一笑而已

白雲菴

自中峰澗而上行林樾中有菴焉曰白雲其地
益敞其山益聳而其去顛益邇舊有老屋三楹
一老僧獨居題名遍滿壁上日與蝸涎蛛網爲
伍近歲僧自然名正道者乃始經營之山水之
趣若有增而高深者戶外直與東峰相對松風
洒然來於四壁傍有密室週圍覆以香杉前闢
員竇日光內射則來者身心澄澈若在世外矣

印空安禪師塔

白雲菴之外路傍有石塔予與解脫瑞山二衲
拂苔觀之上微有字曰示寂當山印空安禪師
之塔而塔之上又一塔焉小小矣上亦有字不
可辨可辨者止曰某師之塔而已而二塔之間

有小碣乃上元令程公文純葬其子者其文曰
此吾兒程學祖墓碑嘉靖丙申歲八月一日生
汝於上元治我年四十八得汝遲有夢亦竒我
心則夷辛丑歲八月八日卒能誦詩曉穿衣竟
一疾莫可醫我心孔悲癸卯歲十月一日葬汝
於攝山之岬生斯殤斯葬斯禮亦宜得其歸汝
嬉嬉孤墳纍纍風雨淒淒我心曷施勒石以俾
後世之知俾母汝遺後書云南京刑部湖廣司
主事前上元知縣南城程熾立

白鹿泉菴

菴在中峰澗之上本寺舊址久廢自興善法會
二師振理之後乃有吳僧福懋杖錫而來是時
嘉興五臺陸公爲祠曹雅與遊因爲菴以居而
文伯仁亦寓寺外時同遊衍吟咏一時稱盛菴
後石壁下有泉大不盈尺許人稱白乳實不知
山中自有白乳泉試茶亭在白雲菴之上而此
泉本名白鹿近時盱眙李環衛始隸書刻石於
上以表之而又擴其坎坎內不知何時有人蓄

金魚于內見人則避去而泉上菖蒲海棠脩脩
有閑靜之趣水自石縫中下穿入澗注爲品外
泉經禪堂以出蓋寺中之第一竒觀處也而菴
內外尤多梅花茶樹可摘可烹云

默坐軒

千佛巖諸佛皆依山而鑿上下大小雖不盡一
然是處莊嚴森肅人難夜宿嘉靖中忽有道人
在紗帽傍巖龕中默坐久之人憐其露處白野
殷公邁乃以俸構一屋以居吉陽何公遷題爲

默坐軒自是人來遊者必經其地而日漸整理
久之默坐者去近有僧號海舟者乃休寧諸生
棄其家來寄於此解詩能書禮慧光和尚爲師
同居般若菴復自菴居軒中與二三僧寫經持
齋又自往山之前二里許地名直山者相其處
欲爲一室以處晨起持鉢叩主人之門而求之
主人先夕感夢忻然而許且令人爲持鋤荷畚
刈樹誅茆予曾同至其地直與六合之方山相
峙倘成蘭若亦勝處但不知後果何如爾僧自

相霞小誌
詡堪輿術或者其能久乎

紗帽峰

山勢自中峰而下亂石嵒呀其色蒼黑人稱爲
疊浪岩岩盡處一方龕四面皆可上上復一小
洞內鑿以佛遠望之如紗帽其上石罅中有松
極爲寺之佳處予以萬歷戊寅三月望日與吳
興吳允兆月夜飲酒嘯咏其上予醉先投宿於
默坐軒洞中而允兆與僧幾旦始返僧新安人
以士籍落髮能書知詩允兆卧於松陰之下而
僧乃擲身於松顛微露濕衣亦不知也比予醒
各示以詩予視之而笑曰古今人游茲峰者多
矣然孰有奇如予三人者乎及予歸僧又來求
賦一詩予搦筆即昨事以贈今其詩在集中

明月臺

紗帽前一平石人指以爲此明月臺也予謂盡
栖霞一山皆可稱臺盡臺所在皆有明月而何
獨以此爲明月耶客謂予有山可臺矣而未必
有月有月可山矣而未必有江惟此處明月之

夕可以眺江見烟波浩浩自寒影中來若長虹若環玦其中蒹葭松栢交亂於山之顛水之涯者吾方以蘋藻視之則茲山也孰謂其可盡臺而茲臺也孰謂其不可以稱明月耶昔劉文房有攝山東峰尋明徵君故宅詩今予之遊雖不敢上擬長卿然後之人有尋明月臺者必以此峰之石當之可也予他時作誌當爲紀之予曰有是哉客之好奇也予當爲客紀之客名夢陽字允兆自稱北海生好遊而能詩布袍草屨淹留山中者屢日夕云

喬司馬詩

栖霞寺以千佛巖勝巖以無量壽佛勝而佛適在中峰之左中爲一佛左右爲二菩薩今雖剝落而巖龕莊嚴之處猶在嘉靖中海鹽鄭公曉與諸公始重裝之然上下洞中有舊人題名者多泯沒矣今此洞止有喬司馬題名云李瀚喬宇同遊而佛之前嵌一詩其他如景司業諸刻予往時猶及見之而今不可考喬公詩云殿右

丹霞映碧幢懸崖石像鑿空砭山連鐘阜平開
嶂地俯龍潭半入江三晉壯遊惟我共六朝舊
寺許誰雙鶯花况值春將暮離思吟情兩未降
後書白岩山人四字

品外泉

白鹿泉由石罅中出入中峰澗祇涓涓纖滴爾
而自澗而出則潺潺有聲抵石澗窮處入伏槽
由地中行過無量壽佛前斜與石塔對乃會而
爲池池六稜中刻石蓮座泉自蓮口中瀆出聞
往時高可幾尺今惟三四寸而已紛然如雪燦
然若珠柱杖而觀則木葉滿池面聚而復散來
而復去令觀者忘歸路也池下再轉而伏出禪
房供衆用水之德普矣泉之味佳哉世有鴻漸
當必有以定之

禪堂

禪堂舊基在舍利塔右久廢僧興善始建定慧
堂以處衆門外壁上有殷宗伯邁送華嚴合論
小石偈五峰文伯仁書堂後齋厨前有石池承

水自中峰澗滙爲品外泉伏地而流至於塔前
之元而出復伏流於石槽中至池而止僧隨取
以供衆溢則散於外澗繩床籐笠去住井井朝
夕諷誦木魚金磬聲滿岩壑經行之暇亦精藝
業春時多蘭則采蘭煮蕨以作佛事秋日落木
則掃葉拾枝以當家計蓋主之者得人故繼之
者益盛也

舍利塔

塔在無量壽佛之右自地至顛共七級今雖剝
落然想像當時製作之工殆非今人所能及先
即地甃石爲基基四圍有石楯欄環繞塔之前
又鑿石爲迴渠引品外泉爲流水人稱爲八功
德水基上乃塔之座座上一級刻諸像如髮又
上一級則稍高爲四金剛間以四門石爲金鋪
又上則皆刻以諸佛各柱之上有諸佛及經呪
等書高不可辨上懸以硃縲垂以鈴今已斷絕
蓋經風雨之久故石雖堅而裂墜者多相傳此
塔乃隋時所建今其下猶有工匠姓名可考

徐鉉徐鍇二題名

嘉靖中予與雲谷嵩山二師散步於千佛巖上
下歎昔人題名近多磨滅每以沈傳師與二徐
之筆蹟不可復見爲憾一日忽於蘿根下隱隱
見畫如徐字者及剔蘚視之則徐鉉徐鍇二名
並列筆勢有古人螺篆之法非昇臣楚金不能
書也因遍歷而尋多得宋人題名手搦以歸裝
爲小冊後諸縉紳莊嚴巖佛匠者往往以赭堊
巧之子每以此爲山中俗客敗人佳興而所幸
者此四字猶在也然人不知尋者多矣

游九言所書六大字

右千佛崑栖霞山六大字乃宋慶元丁巳游九
言大書就巖穴碑頗稱雄偉苔蘚交蝕近亦難
辨傍又有小碣模糊尤甚獨二薜蘿根如酒杯
千枝萬刺依之而上如虬如龍最爲奇絕

趙伯晟詩

詩細字刻於洞柱上後云宿攝山偶成五十六
字淳熙庚子重陽後三日上元縣令趙伯晟父

柱下有寶元二年通州海門縣禮安鄉顧延嗣
施錢買柱入攝山栖霞寺彌勒佛龕前諸字蓋
淳熙去寶元已遠而顧施錢買柱之時已有抽
換之文則其在寶元前者又可知矣齊梁而後
纓絡莊嚴不知視當日爲何如而自今觀之又
不及淳熙矣趙令以九月二日刻此西峰天開
巖石上又有重陽後二日題名則其在中者
踰旬非一宿而去則再乘而來其高懷雅躅亦
度越簿書者歟

古佛菴

菴在方丈後崇坡之上內有吉陽山人所題扁
始雲谷會上人來栖霞掘地得古佛形製甚古
乃坐而試珠之像衣紋曲折識者以爲非唐宋
之物因構團瓢以居號爲古佛菴左爲小軒曰
且止右爲觀堂內奉十六觀佛一時以爲雅尚
而今乃易左右之屋爲禪室遂失初起之意矣
門內雙樹甚巨長夏頗有清陰飛鳥多集其上
左有二徑一上明月臺一下千佛巖右緣山至

般若菴之後有土路甚委折兩傍多栗葉春時
桃花爲籬飛英亂人衣袂上出古巘菴亦可至
山之顛也今其徒孫曰仁週者居之

方丈

在古佛菴之下堂名鹿野亦僧興善建舊有嶺
南黎民表隸書額久不存今住持清栢居之栢
即興善所舉頗能繼其志欲重建大殿與法堂
然後退處而其事一時難遂故今所募木雖散
在林下而日就朽壞不知何時能畢其力也堂
中多貴客所留詩卷軸具存而吉陽何遷所書
扁及聯尤夥蓋遷與雲谷交最密而性又嗜書
故寺僧得而有之

退居

退居是住持興善自構以待老者頗修潔雙桂
婆娑暎蓮社堂前今其孫永斌等守之堂之上
爲供佛之所左右設榻以待遊人右爲禪室以
居僧傍有一小樓名淨土閣登閣而望則中峰
之松千萬株交影其前每晨露夕雨或秋月冬

雪時尤爲奇絕憶嘉靖丙寅予與嶺表黎惟敬
來遊時正長夏遇雨予留閣上者數日夕善公
請予爲友人顧源清父作碑予模擬明徵君文
爲之善公跌坐焚綫香于前三香未畢而予文
已就將欲共立碣於山中後以力不辦而止今
其稿雖在而善公又不作矣

冀京兆詩

在正殿後壁詩云環寺皆山雄且壯削壁竒峰
疊青嶂清風軒漉虛無僧明月臺高空色相遠

古雲崖靈籟聲嶙峋怪石野客行憂民苦旱正
惆悵欹枕忽聽鐘鼓鳴後跋云成化丁未秋九
月檢旱於上元之長寧鄉至栖霞寺登其顛石
佛種種山勢崔巍徘徊久之乃覩石刻見宋令
趙伯晟詩遂次和之迨宏治己亥予同邑周密
邦慎來尹因題以紀歲月應天府府丞淮南冀
文華

江總持碑

在正殿前楹之右其原石燬於會昌宋時有僧

損貲購摸本而重刻之江南六朝刻雖多亦難得佳者世傳鍾山內多有然今爲禁地已不可得而梁時一二碑在花林與甘家巷者又皆剝裂獨一華表上字完整可榻而字又反書不知當時何以爲此制也表後一巨碑立田中文乃徐勉所造而書字人爲吳興貝義淵字畫絕佳尚有數百字可榻其視江碑所書蓋度越數倍矣其他二碑螭吻已墜不但無文可讀而已

明徵君碑

山門外之右乃唐高宗文高正臣所書正臣以善書爲相王旦侍書而此碑結體與聖教彷彿則當時所尚可知矣宋米元章有詩正指此碑而言而不知何故棄在路傍意唐時寺門由碑路以入而後人乃重改之故耶碑久在藜莽中無知者嘉靖丁未予始與客游亦惟披草視之而已及壬子癸丑時乃有寺僧能榻而予因命榻之今茲數年榻工以爲衣食而錚錚之聲日聞於遠邇矣往興善欲爲洗其刻予急止之惟

勸當覆以亭自善之亡碑雖幸存舊意而亦無人亭之者

梵志詩石刻

山門右壁上一小石碣予嘉靖丁未始遊時即見之後又與嵩山于畫石岡得一塔記亦唐時僧所立者嵩山因命寺僧移之將與此刻并別嵌于崖龕也而後俱不果然此詩猶存而塔記亦不知所在矣寺門之外又有昌禪師塔銘乃泰定二年所立者字不甚佳附記之

二幢

栖霞山門內石徑逶迤松林前有二幢一爲唐咸通九年戊子一爲南唐保大六年戊申上各有所書呪字多磨滅不可盡辨其地平敞藏蓄可結屋以居今雖有僧葺一茅宇以處然不足以擅其幽靚之趣蒼麓清栢自天界來期以他時退閑之後歸隱於此欲先即其地以爲基幢之傍一松獨秀且多羣木依山構屋則高下可以登陟最爲幽處又前有流水會而爲池清瑩

澄澈可坐汲之無勞遠涉蓋其地在寺垣之內
殿宇之外遊者少至可以避喧離俗故自勝於
他房也幢在處有之以予所見惟此與句容崇
明寺者絕佳崇明所書乃出李北海此雖不可
定爲誰人然其視衡陽寺則又猶此之於崇明
矣

攝山栖霞寺供繡佛記

昔劉中山因畫像作記李彰明爲粉圖致讚夫
以翰墨之神尚能入夢搏塑之妙且欲摘詞如

此而况刺繡之工出於閨媛之願力者乎是以
金輪有織紋之稱龜蒙有錦帶之頌正欲美其
製造嘆其精緻云爾攝山栖霞寺繡佛者乃宋
明州定海縣陳氏爲父母而作以資冥福者觀
彼刀尺之微知其虔誠之極吐絲罄上宛成三
聖之容卷軸寰中的是一心之巧流傳旣久遷
播無常不知何時遺於江浦縣之西林寺焉栖
塵梁上久無拂拭之人弭節途間爰遇慈悲之
士於是金陵倪民悅字公甫者以四代尚書之

允綰一縣令尹之章出宰楚圻入覲燕闕迴轅
之次偶驚覩之遂酬以俸貲攜歸故里緇袈脫
落重爲裝潢用萬歷元年癸酉仲春設鼓樂以
導之結幢幡以護之躬同緇素送入於攝山栖
霞寺時則禪師雲谷法會講主素菴貞節住持
蒼麓清栢共候石門之內而菴主僧永斌逢迎
於澗橋之傍夫公甫以一日之遊往遇百年之
勝迹三圖因片時之遇來栖千佛之名巖此其
機緣會合若有不偶者矣旣而次年甲戌公甫
以事走都遇於少司馬新安汪公之座告予以
旣解蘄水之組將尋攝嶺之耕奉我慈幃永栖
淨域子於歸時爲我作記他鄉故友握手生歡
寓邸新知論心多感予心許之而未暇也今年
戊寅三月十又四日公甫又邀予及湖州吳君
允兆爲采茶之讌復經此地吳君有兄宰於瀨
水因省視出遊作方外司馬登陟之餘公甫再
伸前愧吳君亦憇憑之予乃以十八日之晨起
坐而諦觀見其金綫雖微玉毫如在蓮花雙躡

纓結同行手內楊枝洒甘露於一滴胸前寶葉
現瑞影於千層誠世外之奇珍乃山中之淨供
也夫公甫以簪笏之英謝紈綺之習自大皇父
文僖公大父文毅公父雲南公奕葉相承虔心
益固善緣屢結勝果常成遂使母氏三人同心
一志撫茲遺廕致有今時此雖不足以槩公甫
之孝思獨不可以見慈親之貞懿乎僧斌以前
覺義善公之孫爲今沙門白足之選貯而藏之
時出供奉香燈昕夕不懈稽首之忱金石行眠
益切皈心之願予於曩時已與公甫結筆硯之
交矣茲者年踰知命身且鰥居辭婚嫁於區中
結禪悅於林下女無靈照深愧龐公子非仲璋
敢希明老聊以聽講之餘述爲此記庶他時得
入貞珉同垂觀於後目也

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兼住大天界寺前栖

霞寺住持嵩山禪師善公碑銘

維昔高賢與名緇結方外交即其人有翰墨泉
石之好者猶在所取況能明禪理者乎況又有

建立振起之功者乎然則予於高山師惡能已
於言也嘉靖戊申己酉間予讀書報恩是時與
師遂相往來及萬歷甲戌以事赴都相遇旅邸
後師卒返葬故里而予又自北而南遡其交情
幾三十年比今再過蘭若則感今愴昔尤所動
念其孫永斌乃以文請予於師雖欲不文其孰
能文師耶師法名興善世姓薛父聰母袁夢僧
求宿因而有姪生後即性不嗜葷人啖以腥血
則吐之七八歲時與羣兒遊戲便解作佛事識

者每曰此兒終當作方外人也十四啓父出家
師禮大方和尚落髮受三歸五戒及後遂志在
參尋留心講解而操行尤爲介潔再後又復從
天界寺恂公受度嘗於閱經次有僧曰子鑽故
紙耶遂默然良久掩卷而起自是惟耽真觀以
求解脫是時浙僧法會習禪持戒一時文士多
與之遊師同追隨往來業益精進後會移栖霞
鴻臚卿海鹽鄭公曉儀部郎西蜀劉公起宗及
諸縉紳先生顧曰茲寺消歇若此師意如何曰

叢林大若得人則興二公曰師有其人乎會以師爲薦二公轉言祠部遂使之住持茲寺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三十日領部劄來時寺久廢僧徒稀少鄉人侵漁者衆師勤以勵衆潔以植法後已先人不弛不縱禁其樵采時其牧放凡巘泉邱壑無不刈薙而殿堂廊廡尤所注念山之顛舊有祠頽廢則鳩衆立之鋤方丈蒿萊新爲鹿野堂會治地得銅像因建古佛菴道人露坐巖下即依巘構默坐軒以居爲聽講僧築定慧堂置藏經於內使得翻閱莊嚴諸像凡來瞻禮者無不起敬蓋茲寺建自齊梁廢而復振莫盛於師來之後而師之有功於寺者尤在於興復土田清除徭役使僧不至於逋竄官不致於紛擾者皆其力也是時師雖主栖霞之席而志在退休乃卽方丈右隙地爲退居以俟逸老有蓮社堂以待賓淨土閣以習靜而金身繡幢旖旎簷楹之際者皆出自已力及隆慶丁卯僧錄缺右街省部試諸大刹以師爲首舉辭不獲已及

北赴祠曹復以戊辰正月十七日住持天界師以栖霞始興其勢難久非我同心者繼之不可於是舉法姪清栢以代而已獨專力於天界之務寺在城南爲勝處積習久日就弛墜師日與諸覺義經理之凡舊規遺範次第舉行公用之器貯在庫司者續爲辦置使皆全備前後種松檜千餘株溝渠堦砌砥平繩直禪堂廢則延僧以居起鐘樓於殿之左中貴齋內宮寶旂施於名山聞師之名願爲首立於寺師具箋上啓以表聖慈僧有爲水陸諸像者始至京都問師之居而禮曰吾願以入天界也師不逆其意笑而留之寺有賜田三千七百餘畝舊在溧水宣城間今專隸於高淳縣豪民肆爲乾沒隆慶庚午遇例量田遂將應免糧差混與編民爲一師奮然向衆嘆曰今此不爲將常住之事壞於一人矣於是躬思奏請以蠲之及至京師以道途積勞與應酬之擾事方未及詳覈而五月四日順寂於長壽菴矣師雖以寺務殞命然自在

家以至割俗由住持以至覺義其無欲之行有
爲之才灼然人口者則不可掩而勤勤懇懇於
西方淨業者尤多感應之迹栖霞有石浮屠乃
隋文帝所建師瞻禮勤至嘉靖辛酉二月二日
塔忽放光移時乃沒十月十五豎定慧堂梁天
時無雲法雨飄洒十八日夜法鐘自鳴屢於夢
中見無量壽佛坐白蓮花乘空來下師向之作
禮及醒而瞻禮頂戴未始少輟度徒一人隆化
先歿今孫一人即斌徒二人延德延洲孫二人
福檀福椿斌素爲師所教迪內典外學咸知大
旨蓋亦可世其業者故予於其請不辭而爲之

銘曰

繖領之興徵君始之亦有大士實維度師閱
世既久遂至荒墜不有其人曷其能繼厥人
伊何亦曰善公大士相之會也實從榛榛蔓
野手闢其途孰此岑寂而使不孤公雖遠去
厥念未忘乃有後人以嗣厥綱公行而北遂
未及返遺此故居宛然興感悠悠古寺緬將

千年俯仰今古維此四賢我爲作銘以彰幽蹟山石可刊永保勿失

萬歷戊寅三月前蘄水令倪公甫邀予及歸安吳允兆爲栖霞之遊既而二君各以事還乃予獨留寺中日夕同僧上下巖壑隨所得紀之與清栢法通往衡陽寺寺近陽山湖其登陟之趣雖讓繖嶺而四面迴合雅稱幽靜門外二石幢南唐時所立殿內石爐鐫宋宣和五年癸卯造諸字工製竒絕色質澤潤僧房內佛菩薩三尊

傳爲海外人所遺然不可知矣晚還栖霞講師貞節邀同清栢往花山觀其孫新創圓通精舍山在句容縣自栖霞可三十餘里即至所謂精舍者舍之上不數十步有菴曰白石僧聞其來具浴請宿夜寒多風幾雨而霽曉起與清栢望山顛而步未數里至一菴曰回龍其地多流水新篁蒙密又饒藥草僧煮笋啜茶同行至出水菴由出水而上曰葡萄葡萄者蒲塘之訛也僧方寫經綻衲築園伐樹以自給而坡傍一石特

方正可書予乃題三大字曰葡萄崑并紀歲月
姓名以出自此登顛路曲折可數百級方至有
菴曰誌公其下里許大小洞六七處曰黃花僧
言山之得名以此乃誌公悟道之處按傳誌公
生東陽去此山不甚遠然洞地卑隘似不足以
栖僧又言山前有東謝西謝者乃誌公受記之
家其族猶盛所生女多不茹葷則其或在此抑
又有不可知者菴之上有茅茨僧古清居之清
亦講師之孫設午飯爲供飯畢復至精舍泊暮
同還栖霞再宿於寺而二十七日乃始還家嗚
呼予自嘉靖丁未始遊攝山聞人談花山之邃
即有志遊之不果及後買山大城大城二十里
至湯水湯水即近花山謂可一遊也而不知山
之勢甚大湯水特山之西南隅爾由湯水入山
由山至精舍各且十又餘里則是山誠不易遊
而遊亦難遍今之遊止在山之西其他未至者
尚多但山中可遊者雖多而其顛則以誌公菴
爲勝顛又以洞爲勝洞之外長江在目烟樹杳

靄望之令人有褰裳之想則是遊雖未至者三而所得亦已多矣故因紀之以附於誌後誌始於淨業者以寓退居出門向右而西自此直達山之顛緣左向東遂自試茶亭白乳泉復至退居再出前殿則冀京兆詩以至二幢皆次第可見獨前兩傍有僧廬五六處不誌者以其依山而處乃往時舊有者不必誌故不誌也廿九日記



